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代野記 第六卷 卷中三

○阿肌酥丸 京師黃教喇嘛治病之藥有所謂阿肌酥者，丸藥也，形如綠豆，作丹砂色，又名子母丸，分牝牡二種，以牝牡二粒置淨瓶中，嚴封其口，供養於淨室中，每日清晨焚香咒之，至四九日，則滿一瓶，取治百病，據云無不效者。

余昔年寓光稷甫侍御家曾見之，乃一宗室顯者所贈，光氏雖得之，亦不敢用也。

### ○女統領

清同治初年，有皖人朱某者，讀書應試，年逾冠不能青一衿，忿而從軍為書記。輾轉數年，隨大軍度關隴，隸統領陳姓麾下。統領者，記名提督巴圖魯也。朱年少美丰姿，為人亦和藹，統領甚倚重之，諸同僚不如也。

一日者，統領忽獨召朱夜飲，留與同榻，朱不肯，拔刀將殺之，不得已，從之。及登牀，孰知統領乃女子，猶處女也，大樂。朱由是夜夜皆宿統領所，同僚皆鄙之，皆以朱為統領寵兒矣。

久之，統領腹漸大，將產矣，大懼無策，又不敢冒昧墮胎，商於朱，朱慫恿直言稟大帥，時左文襄公督陝甘，朱且舉木蘭故事，謂必不見斥，從之。文襄得稟，大驚異，將據實奏聞。幕僚曰：「事涉欺罔，恐朝廷見罪，不如其已。」於是，命朱襲陳名，統其軍，而陳於是易弁而釵矣。後朱從征回逆，請歸宗，更納二妾。陳大怒，挾其資財與所生之子居甘肅省城，遂與朱絕。

考陳之由來，則當同治初元間，將軍多隆阿由湘入陝時，道出荊子關，軍中募長夫，有童子應募而來，面黧黑而多痘癩，且碩大多力，人不料其雌也。初入營牧馬，繼拔為兵，屢建奇功，得洊升至記名提督巴圖魯。雄飛□年，一旦雌伏，奇矣。

此江夏范嘯雲遊戎為余言。范其時亦從軍關隴間也。此事若付之管弦，播之聲歌，安見紅氍毹上不演出一剛健婀娜之佳人哉！誰復憶其黑而且麻之蠹女也。

### ○奇姓

李文忠督直隸時，有部將姓名貴，雲南人，生長於合肥。有知其歷史者，謂其高、曾有因事發配至合肥，遂家焉。

貴孩提即失怙恃，亦不自知其姓。稍長應募為兵，募者問其姓名，答以不知。募者笑曰：「之乎者也皆可為姓，爾即姓名貴可也。」以功洊至記名提督巴圖魯，補通州協副將。

范嘯雲遊戎曾隸其麾下，為余言如此。從此萬姓統譜又增一奇姓矣。

### ○意外總兵

清同治間，湘、淮軍興，削平發、捻、回諸大亂，各路軍功所保記名提督，部冊所載近八千人，總兵則近二萬人，副將以下汗牛充棟矣。故，提鎮大員欲得實缺，非督撫密保不可。

有桐城人陳春萬者，農夫也，多力而膽大。同治初年入湘軍為兵，隨大軍轉戰至關隴，亦保至記名提督巴圖魯黃馬褂矣。左文襄頗喜其勇，然以其無智慮，又不識字，□年來位不過營官而已，不但無簡任之望，並數營統領亦不可得，鬱鬱不得志。文襄既出關，陳營又裁撤，更無聊賴，貧不能歸。

迨文襄班師回任，陳欲往面求一差委。及見文襄，即向之稱賀。陳曰：「標下來求中堂賞飯吃耳，何賀之有？」文襄曰：「爾尚不知耶？爾文印較我印大且倍也。」陳愈不解。文襄乃命設香案，陳跪聽宣旨，始知已特簡肅州鎮掛印總兵，廷寄到已數日，正覓其人不得也。清制，掛印總兵，體制尊崇，與尋常總兵大異，准專折奏事，不受總督節制，如宣化鎮總兵，乃掛定邊左副將軍印之類。當時文襄頗疑陳密求李文忠而得此缺，甚忌之。蓋因肅州鎮出缺時，例由文襄奏報，即隨折保二人以進，而皆未用故也。

後始聞內廷人言，是日，軍機開單呈請簡放時，帝筆蘸朱太飽，未及見文襄所保之人，而硃點已滴於陳名之上。帝曰：「即此可也。」陳實得之意外。不二年謝病歸，終不能安於位也。

亦范嘯雲言。

### ○孔翰林出洋話柄

清光緒丙戌曾惠敏公紀澤由西洋歸國，忿京曹官多迂謬，好大言，不達外情，乃建議考游歷官，專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，使之分游歐美諸國，練習外事。試畢，選□二人，惟一人乃禮邸家臣之子，非科甲，餘皆甲乙榜也。游英法者，為兵部主事劉啟彤，江蘇寶應人；刑部主事孔昭乾，江蘇吳縣人；工部主事陳熾唐，江蘇江陰人；刑部主事李某，山東文登人。

命既下，李與陳皆知劉久客津海關署，通習洋情，遂奉劉為指南，聽命惟謹。孔獨不服，謂人曰：「彼何人，我乃庶常散館者，豈反不如彼，而必聽命於彼乎？」隨行兩翻譯，皆延自總理衙門同文館者，亦惟劉命是聽，孔愈不平，所言皆如小兒爭餅果語，眾皆笑之。

一日者，行至意國境，船主號於眾曰：「明日有東行郵船往上海，諸君有寄家報者可於今日書之。」於是皆報平安。次日晚餐，席上忽無牛肉，蓋西行已浹旬之久，牛適罄也。孔忽謂劉曰：「船主私拆我家信矣。」劉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孔曰：「我家世守文昌帝君戒，不食牛肉已數代，及登舟，每飯皆牛，嘗不得飽。昨於家書中及之，今忽無牛肉，是以知其拆閱我家信也。」劉笑曰：「船主未必如此仰體尊意，公自視太尊貴矣。且船主未必識中國字，拆信何為？況歐人以私拆人信為無行乎，公何疑及此？」孔指二舌人謂劉曰：「彼中國人也，何以能識洋字，安保船主不識中文耶？」劉嗤之以鼻。

及抵英倫，以舌人不聽彼使令，遍訴於使館中人，初不知其有神經病也。凡游歷各廠各要塞，皆劉語舌人，按路之遠近為游之先後。

一日，遊阿模司大炮廠，見所鑄炮彈有長三尺許者，羅列無數。孔問舌人，以炮彈對。孔大怒曰：「爾以我為童呆耶？炮彈乃圓物，我自幼即見之，此明明是一尊小炮，何云炮彈？」舌人亦不答。

凡經游之地，其門者皆有冊請留名，孔必大書翰林院庶吉士，劉每笑而阻之，孔謂是妒，大不懌。久之，使館中人皆知其有神經病矣。彼所言或勸之，或不直之，孔鬱愈甚，而病發矣。

一日，忽具衣冠書狀呈公使，大聲呼冤。公使命人收其狀，而卻其見。視其狀則皆控劉語，大可噴飯。

閱數日，見公使無動作，遂竊同伴之鴉片膏半茶匙全吞之，復至廚下覓冷飯半盂，咽而下之。人初不知，及毒發，眾詢之，自言如此。急覓醫診救，已無及矣，至夜半，斃焉。牀頭有遺書一通，上分使者，略云：「劉將殺我，前日引我至蠟人館，指所塑印度野蠻酷刑相示，是將以此法處我也。我不如自盡，免遭其屠戮之慘，並乞公使代奏，為之理枉。」云云。於是倫敦各報館大書游歷官自盡，所言皆一面之詞。幸公使及眾人皆知其由，不然劉受其累矣。

孔死後，公使奏請給恤如例，並函致其父述其情。其父歎曰：「是兒素有痰疾，其鄉試落第時，亦曾作此狀，幸防護周至，獲免。今又犯此病而死，是乃命也，於劉乎何尤？」

時余亦隨使英倫，親見之，悉其詳。

### ○聯語無偶

京師士夫好作聯語相謔，至今相傳有二聯無屬對者。

大興劉位坦有婿三人，人為之語曰：「劉位坦三位令坦：吳福年、喬松年、黃彭年。」吳，錢塘人，道光乙巳探花，未開坊而卒。喬，山西徐溝人，由進士部曹歷任封圻，終於東河總督，諡勤恪。黃，貴州貴築人，亦由進士曆官至江蘇布政，擢巡撫。三公皆顯貴，而當擇配時則皆未第也。

又，昆明趙蓉舫大司寇光之次女，為桐城光稷甫侍御繼室，京師為之語曰：「趙光之女光趙氏。」二語皆無屬對者。

### ○謔吟召囂

有泰州王某，同治甲子舉人，以部曹而為軍機章京。

一日，入直至半途，忽摸項下忘掛朝珠，遍索車中亦不得。時已入正陽門，勢不得回宅，蓋夜半開城，只許人不許出也。不得已，憶東城有好友浙人汪某，可往假之。驅車往叩門。汪已寢，聞王至，亟起。王告以故，即入取珠出，且曰：「吾較爾長大，吾珠恐不合用，茲以內子所用者假爾用之。」王致謝，且戲吟曰：「百八牟尼珠一串，歸來猶帶粉花香。」此乾隆間京師譏某相義女詩也。汪聞立變色，返身入內。王亦不俟其送，即匆匆出。甫上車，見汪氣洶洶手白刃出，大罵曰：「爾如此污蔑我，誓與爾不共戴天！」王亦不解，急驅車去。汪猶追及，斫車尾而返。

次早，汪復握刀至王所居巷口俟之，晝夜不懈，致王誤班數日。

王後詢於人，始知所吟詩即當時刺其祖母之詩也。嗣以汪尋仇不已，遂謝病歸，終身不入京。

### ○吃飯何須問主人

揚州李某亦軍機章京也，每下班必至東華門外戶部王宅午飯，無論主人在家與否，蓋李與王同年至好也。

一日，李因病請假數日，假滿復入直，及下班，擬仍至王宅午飯。甫入門，一僕半跪擋駕。李曰：「爾新來僕耶？爾不識我耶？」僕曰：「誠新來者。」李曰：「我李某也，爾主既不在家，即稟爾主母，備午飯我食也。」僕以告主母，意必夫之至交也，具盤飧焉。李據案大嚼。未已，主人歸，李視之不識也，手一箸幾無置處，窘不可言。主人曰：「久聞公名，公與前主人王某同年至好，我與王某亦至好，同姓同官又同司。前主人已於三日前移居外城，遂以此宅與我，我故一切門封門榜皆無須更換也。公既可在前主人王某處午飯，何不可在我處午飯？」相與共啖甚歡。嗣是下直午飯亦如曩例。

前王聞之，大笑曰：「不圖此宅乃為李某啖飯所？奇矣！」

### ○旗主旗奴 三則

覺羅炳成，號半響，八旗老名士也，與桐城光稷甫侍御莫逆交。裕庚者，亦光之世交晚輩也。炳無三日不在光所。裕自英果敏罷廣督後，始攜眷居京師內城，亦偶至光宅。

一日會食，光坐裕於炳之上，以裕疏而炳親也。食時，炳與裕不交一言。食畢，炳忽謂裕曰：「爾今日短一過節，我因在漢官家，不便挑眼。」裕唯唯謝罪。

翌日，半響語予曰：「凡各項包衣並小五處旗人，或奴籍，或重臺，例不得與宗室覺羅抗禮。若必不得已，必先半跪請曰：『求賞一座。』然後坐，方為合禮。裕庚乃漢軍小五處包衣旗，必先須請命而後坐。裕欺我不言，故詔之。」予笑曰：「公等旗人，過節太多。」半響又曰：「每有旗主貧無聊賴，執賤役以餬口，或為御者，或為喪車槓夫，或為搦扇者。若途遇其奴，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，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，奴則再三請安，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。故旗奴之富貴者，甚畏見其貧主也。」

嘗聞道光間有旗人官兩淮運使，其妻與揚州知府妻往來。知府，漢人也。

一日，知府妻欲宴運使妻於署，以不諳待滿人禮，覓一滿婦為陪客。遍查同城官眷，惟參將標下中軍守備係滿人，且世家子，遂往拜致意，守備妻慨允之。屆期，盛筵以待。守備妻絕早至，日中，運使妻至，守備妻據坑南面坐，傲不為禮，主人訝之。運使妻一見，即雙膝跪請安。守備妻曰：「今日主人賞爾飯，不必拘禮，可坐下。」運使妻又雙跪謝，然後坐。

及席設，知府婦推運使妻首坐，守備妻曰：「今日我在此，彼不便坐，我代坐可也。」運使妻為之送箸斟酒，侍立於側，若奴隸然。守備妻曰：「爾不可拂主人盛情，權坐下同啖可也。」又請，又安，始就坐，侷促至不敢舉箸，而守備妻則據案大啖。

席散客去，守備妻欣欣然，運使妻悻悻然，知府妻則惶惶然，不明其故。

繼聞人言守備妻為旗主，運使妻旗奴，奴自不敢與主抗禮也。知府亟趨謝罪，而運使終以此存芥蒂焉。

又，道光朝大學士松筠秉政，上甚倚重之，忽請假數日，上不之異也。

次日，軍機召見奏對畢，上忽問曰：「松筠何事請假？」一滿軍機對曰：「因該旗主家有白事，松筠照例前往當差。」上曰：「汝往視之，如無甚要事，可命其早日銷假。」

滿軍機銜命往，至則見松筠摘纓冠，身白袍，坐大門外司鼓。滿軍機傳旨訖，次早，面奏情形。上大怒，該旗主有意侮辱大臣，即日降旨換松旗，免其奴籍焉。

### ○武英殿版之遭劫

清初武英殿版書籍，精妙邁前代，版書皆存貯殿旁空屋中，積年既久，不常印刷，遂為人盜賣無數。

光緒初年，南皮張文襄之洞官翰林時，擬集資奏請印刷，以廣流傳。人謂之曰：「公將興大獄耶？是物久已不完矣，一經發覺，凡歷任殿差者，皆將獲咎，是革數百人職矣，烏乎可？」文襄乃止。

殿旁餘屋即為實錄館，供事盤踞其中，一屋宿五六人、三四人不等，以便早晚赴館就近也。宿於斯食於斯，冬日炭不足則劈殿板圍爐焉。又有竊版出，削去兩面之字，而售於廠肆刻字店，每版易京當□泉四千。版皆紅棗木，厚寸許，經二百年無裂痕，當年不知費幾許金錢而成之者，乃陸續毀於若輩之手，哀哉！

文淵閣每年伏日例須曬書一次，□餘日而畢，直閣學士並不親自監視，委之供事下役等，故每曬一次，必盜一次，亦有學士自盜者。惟所盜皆零本，若大部數□百本者，不能盜也。

究其弊，皆以國為私之病，不公諸民而私者官。不知官流轉無定者也，民則土著占籍累世不遷者也。觀東西洋各國博物院藏書樓等，皆地方紳士管理之，不經官吏之手，故保存永久焉。

### ○破題僅兩句

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有郝姓者，為糧店管事。店主有子以賄入泮，至鄉試年，復欲以賄鄉舉，命郝輩金至省城覓搶替焉。郝因其資亦納監傭人代作。

榜發，店主子落第，郝竟獲雋，復以金倩人覆試訖，不敢入禮闈也。三科後，大挑得知縣，簽分江蘇。嘗語人曰：「我向不知破題做法，孰知僅有兩句耳。」皆以為笑談。

光緒丁酉江南鄉闈，郝奉調簾差，大懼，星夜托病歸里，從此不復業。此河內竇旬膏大令為予言。

#### ○瘍醫遇騙

光緒中葉，金陵有外科王立功者，合城知名者也。設醫室於三山大街。

一日晨，有人以銀餅二圓餽王，且曰：「吾外甥為網莊學徒，遭人奸騙，致患醫風。吾今薄暮約其來求診，先以此為贈。第外甥畏羞，請勿於人前說破也。」王允之。

其人遂至網莊購網銀約三百金，謂莊主曰：「請遣一學徒隨我往外科王先生處付銀。」市人皆知王，固無不信者，即遣徒挾貨物隨之行。至王室門外，其人曰：「以貨與我，在此坐候，爾隨王先生上樓可也。」

王見其人偕一童子來，以為必其外甥也，相喻無言，邀童子登樓。童子以為必給銀也，孰料王謂之曰：「爾有病勿害羞，請脫褲，我為爾治之。」童大怒。王曰：「爾母舅先言之矣，勿諱疾也。」童曰：「孰為我母舅者？其人來我肆購物，我隨來取資耳，何病之有！」王至此始悟遇騙，亟下樓視其人，已杳矣。

乃訟於官。時湖南翁延年令上元，斷令王賠其半，網莊亦認其半，而騙子終不可捕。

#### ○方九麻子

九麻子者，乾隆中直隸總督方勤襄公之族叔。勤襄，名維甸，即世所稱小宮保是也。九麻子，名不著，少無賴，能以術攫人財，屢犯法，捕弗獲。富人畏之，貧人又甚喜之，蓋詐取之財，施與不吝也。

中年，忽走保定投制府，自陳改行，願為走卒以自效。制府以族屬尊行，使佐內署會計事，月給數金而已。久之，勤謹逾常人，且絲毫不苟，性復謙抑，合署之人皆善之，主計者亦屢譽之，制府以為果改行也，數倍其俸給，而勤謹謙抑如故，更重之。方無事不出署，偶出，必購舊皮箱歸，以為常。數年積皮箱百數□具。人問之，答曰：「南方革貨甚名貴，北貨值賤而物堅，雖費舟車資，獲利猶倍蓰也。」皆服其心計。

忽一日，謂制府曰：「我離家三年矣，將歸省老母，乞假數月。」制府允之，且厚贖之。方於是僱大車□餘輛，實其箱加鎖焉，亦不知中藏何物也。

先是，制府尊人恪敏公出塞省親也，每歲徒步往返數千里，道必經沙河縣之伽藍寺。寺即在大道旁，距保定百餘里。一年，大風雪，凍餓僵寺門外。方丈僧夢有虎臥寺前，驚起集徒眾持械往視，則一死人也。衣履不類丐，撫之體尚溫，昇入救之蘇，更為粥糜藥餌以養之，詢知為孝子也，更贈裘與金焉。數日病已，將行，謂僧曰：「我若得富貴，必大興爾寺，俾為通省冠。」及公受特達知，不□年官直隸總督，加太子少保。公諱觀承，世所稱老宮保是也。公乃捐萬金修寺，於是合省官民佈施無算。寺僧又善營運，有良田數千頃，跨三邑界，下院數□處，京師永興寺亦下院之一也，富果為通省冠矣。九麻子夙知之。

是日，驅車出，將抵寺，日已西，謁方丈，謂受制府命，護衣筭還故里，距驛尚遠不得達，求假一宿，僧許之。乃積筭於僧之密室，更命沙彌備浴器，更命購皮紙數□張，麵糊一器，方以浴盆置密室中，以皮紙嚴封其窗隙。僧大異之，謂時正炎暑，何不憚煩乃耳。及入浴，僧竊窺，則見其坐浴盤中，作恨恨聲曰：「皆是爾作怪，致名播全省無立足地。」隨語隨拔其腿之毫毛。僧白之方丈，方丈曰：「是矣，無疑也。」蓋數月前，有大盜號飛毛腿者，入京劫某邸，得贓甚巨，上命步軍統領懸重賞購之，期必獲，遍通都大邑皆懸有賞格，事頗急。

至是，僧乃密報縣，官遣兵役掩捕之。方至縣，自陳如告僧語，官不信，繫方獄，遣人至保定偵虛實，信，乃大恐，延方上坐，盛筵請罪，且厚賄之，屬勿為制府知，方曰：「可。但筭存僧寺三日矣，保無有遺亡者，須輦至縣署驗之。」官云：「然。」筭至，啟之，則殘破之袈裟經典以及木魚鐘磬之屬。再啟，三啟亦如之。方怒曰：「此必僧易之矣，豈有迢迢數千里而齎此歸哉！且督署中，安得有是物哉！」擲清單出，命寺僧如數以償。僧大驚愕，無以辯，再三請，官命罰五萬金，俾方成行焉。方歸為富人以終，不復為馮婦矣。

後制府知之，歎曰：「其才可愛，其心不可測也！今而後不敢遽信人矣。」後數□年有插天飛事。

#### ○插天飛

插天飛者，名亦不傳，亦方族也，才更勝於九麻子矣。其貌方頤廣額，美鬚髯，望如天神。學問駭洽，熟諳宮廷掌故。有徒黨數□人，周流各省，專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財。

有河南巡撫某，以事摺上怒，將罪之，未發也。忽喧傳有操北音者數□人來，賃居城外某巨寺，終日閉門禁出入，惟晨開片刻通樵汲而已。數日來，合城文武皆惶駭，祥符縣令遣幹役終日伺之。

一日，薄暮，有人出似闖狀，手提壺將行沽，役尾之至肆，與語不答，提壺返，悄悄掩門入。次日，又遇之，役代給值，初不肯，繼見肆主終不受，乃向役謝，役更邀之飲，詢之，闖曰：「吾主今上大阿哥也，因爾巡撫於某某等案得賄枉法，故命密訪，如得實，聖怒不可測也。爾慎勿泄，否則我無命矣。」役唯唯，亟走報，皆惶懼失色，計惟有重賄以息事耳。

次日，自巡撫以下皆具衣冠往謁，車騎喧寺外。叩門不應，但聞敲撲聲、呼號聲，久之寂然。門忽啟，有二人如校尉者，以筐昇一屍出，血肉模糊，役見之，即昨日沽酒之內監也。皆大懼，懷慄然報名膝行而進。插天飛則黃馬褂、珊瑚冠、孔雀翎如侍衛大臣狀，指臺坐少年謂眾官曰：「爺在此，可行禮。」少年欠伸小語，眾不聞。則代宣曰：「明日回京也。」皆唯唯。至暮，巡撫括黃金萬兩密遣之。

次日黎明，眾官祖道於城外。忽擲一紙裹與巡撫，命回署啟閱。歸視之，乃以巨幅大書「領謝」二字。始嗒然知遇騙。

道光間，漕、河兩督皆駐節清江浦，有山東巡撫署河督者抵任有日矣。忽有老者衣冠謁漕督，謂是新河督之封翁，接見暢談京朝事，皆原原本本。既而曰：「我先小兒一日行，計渠亦應到矣。頃見某骨董肆有古玉數事甚佳，議價三千金，立索不欠，故來挪借，俟小兒一到即奉還。」漕督立命昇三千金出。

正酬酢間，忽報新河督至。老者笑曰：「渠亦應到矣。」河督入，見一老翁冠服極品，傲然踞上座，不為禮，不知誰何，不敢問。老者捋鬚微笑曰：「爾來甚善，爾等當有公事，我暫退。」漕督送之出，返，河督問曰：「彼何人，何倨傲若是？」漕督大詫曰：「非公封翁耶？」河督曰：「家君病廢在京，幾曾出都門者？是騙也。」急命捕之，已不知所往。但見綠肩輿一乘、紅傘一柄擲河干而已。他說部記此者微有脫誤，且不知為方氏插天飛也。

久之，案累累，京外交緝，邏者遇於蘇州，偵知居專諸巷逆旅，乃會同地方官捕之。兵役數□人，圍其居，將縛之。方曰：「姑緩我，我罪不至死。諸君來，豈可空勞。我牀下有制錢五百緡、冬裘尚□餘筭，不如請諸君分之，免為他人得也。」立命置酒，徵歌舞，數□人皆醉飽，分其裘各數襲，皆披於身，又各攜錢□餘緡圍腰際，挾方行。時正深秋，諸人裹重裘挾錢緡，重累汗下，幾不能步。至歧途，方乘其不備，奔而逸。諸兵役喘息不屬，不能追也，遂不知所往。

論者以九麻子視插天飛，誠所謂小巫見大巫矣。具此奇才，而僅以騙術稱雄，不亦大可惜哉！